

油菜花静静开

■陈建全

那年我在上海跟岗学习,妻子却躺在厦门的医院里。

三月的上海,雨水绵密,街头的玉兰花开了又落,落了我才看见。每天傍晚从学校出来,穿过湿漉漉的弄堂,我会给妻子发一条微信。她总是很快回应,有时是一个简单的“好”字,有时是一段语音,声音里总是带着笑,说当天又扎了针,护士技术不错,不怎么疼。我听得她在笑,却总觉得那笑是薄薄的一层,底下藏着些别的什么。

远在千里之外,能做的事实在是太少。只能反复跟她说,听医生的,好好养着,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可这话说多了,连自己都觉得轻飘飘的。

十九号那天,我们去乡镇一所学校考察。车行半路,窗外忽然涌出一片明黄——是油菜花。同行的老师说,这一带种了不少,再往前开,还有更大的花田。我们让司机靠边停一会儿,说想下去看看,留个纪念。

那是一片不算大的田,夹在两座村庄之间,花却开得极盛。我蹲下来,看一朵离我最近的花。花瓣上凝着水珠,摇摇欲坠,却始终没有落下来。忽然想起去年春天,我带

妻子去乡下看油菜花的事。那时她刚做完第一次手术,恢复得不错,兴致很高,非要自己开车。到了地方,她钻进花田里不肯出来,让我给她拍照,一张又一张,说这张头发乱了,那张笑得不够自然。最后选出来的那张,她站在花丛中间,侧着身,笑得眉眼弯弯,背后是无边的金黄。

那照片至今还在手机里,时不时翻出来看看。花还是那样的花,只是这些年看花的心情,到底不一样了。

雨渐渐密了起来,我退到田边的老樟树下躲雨。一个当地的老农经过,问我是否前往拍花的,我说:“是,来看看。”他说:“今年雨水好,油菜长得好,再过个把月后就能收了。”我点点头,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——妻子从前说过,油菜花最了不起的地方,不只是好看,更是好看之后还能结籽,结籽之后还能榨油,一点不浪费。

她总喜欢说这样的话,看什么都往好处想。病床上也是,我打电话过去,她很少说哪里不舒服,倒是常讲病房的窗外有棵树,这两天冒了新芽;护士小姐姐人很好,还给她带了自己做的酸奶。她越是轻描淡写,我越是觉得心里发紧。

回程的车上,我又想起那片油菜花。一朵花那么小,可千朵万

朵聚在一起,就是一片花海。妻子这些年三次手术,每一次都是这样——亲戚的照拂、朋友的问候、医生护士的尽心,一点一点,把她托住。这次选择厦门一院,也是因为有个学生在那里,帮着请了科室主任亲自看诊。在这世间,很多病痛面前,人终究是需要另一些人帮衬着撑过来的。

晚上回到住处,给妻子发了几张油菜花的照片。她很快回了一长段语音,说花真好看,等出院了,也想去看看。声音里带着期待,是真的那种,不是装的。

我回她:“好,等你好了,我们找一片最大的花田。”

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远处隐约有蛙鸣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,写油菜花一朵一朵地开,写雨水一点一点地落,写一个人在千里之外,想着另一个人,想着一家子。写到最后,觉得语言实在是轻的,可除了这些轻的语言,又能拿什么去盛那些沉的东西呢?

第二天清晨,妻子发来一张照片。是病房的窗口,朝东,正好照见日出。她说:“你看,今天的太阳很好。”

我回了一个字:嗯。

心里想的是,油菜花还在开,春天还在,我们都在。

鸡婆笋

■罗海亮

斜坡上,灌木飞舞着长长的枝条,相互纠缠,绿芽渐露,长势蠢蠢欲动。纤细的竹子困在其中,枯黄的叶片迎风抖动。脚下麻灰色的老母鸡摇头晃脑,小眼睛滴溜溜地转,不停地刨坑、觅食,饭碗般大小的坑错落有致地别在斜坡的腰上,像一串串风铃,摇醒了春天。几根稚嫩的鸡婆笋睁开眼,舒展着麻灰色的笋衣,羞涩地打量着这一切。

鸡婆笋探出地面,很远就能闻到一股清香,那是鸡婆笋的味道。鸡婆笋的味道是独特的,刚入口时有一股淡淡的苦涩味,随意咀嚼几下,那苦涩回甘的韵味绵延悠长,又仿佛是生活的本真。

我也曾经问过母亲,这样的小竹笋为什么会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,母亲都一本正经地回答,老人们都这么叫,肯定是有道理的,管它叫阿猫阿狗,容易记住就是好的。

扯来的鸡婆笋摊在屋前坪地,母亲搬张小板凳坐下来开始剥鸡婆笋。她左手拿着鸡婆笋,右手持着小刀,顺着笋尖,刀在笋身上轻巧地一削,再用食指从笋尖处将壳衣螺旋般卷下,笋衣瞬间落地。几只老母鸡徘徊着,摇晃着好奇的脑袋,瞅瞅篮中娇嫩的鸡婆笋,又瞅瞅笋衣,趁人不注意,飞快地从笋衣堆里啄出一条虫子或一只蚂蚁。

母亲将剥好的嫩笋焯水后,浸在淘米水里两三天,有时也会加点白醋。待笋子微微发黄,母亲会捞起后洗净切碎,先下锅炒干水汽,抓出一把腌制的酸菜备用。起锅烧猪油,待猪油在锅里化开,将酸菜与笋子一同翻炒,撒盐,扔进几段干辣椒,顷刻之间,鸡婆笋独有的味道勾得我满口生津,母亲看见我那迫不及待的样子,每次都会夹一筷子塞进我嘴里,也会念叨一句,还是小时候的那个馋样。

母亲也常换着花样制作这道菜,清炒、肉末炒,或焯水后撕成细条,来些蒜末与小米辣,和着各种佐料凉拌,也会剁碎用作馅来包饺子。在天气晴朗时,母亲依然会晒很多的笋干。在我回来的日子里,母亲会用泡发后的笋干炒腊肉、炖汤或清炒,笋干的一次华丽转身,鸡婆笋的味道一次次飘荡在厨房里。

鸡婆笋也是一个季节性的菜,采摘不及时或过了季节,鸡婆笋就长成了小竹子。母亲会砍下一些,有时用来做缸豆和黄瓜架的竹扞,有时会扎几个打扫庭院的大扫把,在我们调皮捣蛋或做错事时,又会成为母亲抽打我们的物件。春耕时,父辈们在田间辛勤劳作,竹子成为父亲吆喝耕牛的道具。我也会用它做成弓和箭,与玩伴“打仗”,也尝试把炽热的太阳“射”下来。在鸡婆笋端上餐桌时,定格在脑海里的这些画面常常浮现,却又变得那么模糊。

奇遇表妹



(视觉中国)

■张益坚

姨姑家的几位表妹,各自谋生,奔波劳碌,平日往来甚少,有的长期没有来往。我在县城定居数载,她们始终未曾踏进我的家门。岁月流转,纵使长久未见,一脉相承的亲情,我们也从未淡忘。

世事皆有机缘,往往出人意料。我全然不知,阔别长久的表妹木兰早已迁居同城,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过数里。咫尺之隔,只因各自为生活琐事奔波忙碌,彼此少有走动。年少相伴的旧日情分,也在岁月更迭中慢慢变淡。

天气渐热,又到了居家清洗家电的时节。往年换季清洁,我们家都会预约专人上门服务。那日傍晚五点,预约的空调清洗师傅上门了,

一男一女,防护装备齐全,举止谦和有礼。进门后二人分工协作,各司其职,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。

工作结束后,我沏上热茶,邀请二人稍作歇息。就在女师傅缓缓摘下口罩的那一刻,她眉眼含笑,一声亲切的“哥”骤然传入耳中。我瞬间愣在原地,万万没有想到,眼前这位勤恳劳作的师傅,竟是长期没有往来的表妹木兰。

世事奇妙,缘分难测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走进我的家门,没有亲友相聚的热闹寒暄,只以这般朴素寻常、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相逢。

木兰是二姨的长女,眉目清秀,品性敦厚,为人向来勤恳耐劳。忆起三十余年前,我到二姨家做客时,她还只是垂髫稚童。当年一同去往数里外的乡镇赶集,蜿蜒

山路上,她步履轻快,一路奔走,我都追赶不上。

时光辗转,木兰成家立业,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,我们便渐渐断了来往,平常也没有联系。两年多前,百岁外婆溘然长逝,我才与几位表妹在外婆的告别仪式上相逢,其中木兰一见面便轻声唤我一声“哥”。彼时庭院满是悲戚,众人皆沉浸在哀伤之中,我们来不及寒暄叙旧,便匆匆作别,各自离散。

此次奇遇,木兰也感到惊讶,她上门服务的客户竟然是长久没有来往的表哥。望着她躬身劳作的模样,我心生疑惑,轻声问道:“听闻你经营酒水生意,家境殷实,为何还要亲自奔波,上门做这份体力活?”

木兰神色淡然,笑意温和:“兼营这家环保公司,眼下正值行业旺季,订单不少,人手紧缺,所以打酱油当一回员工。”

暮色渐沉,夜色将至,街巷灯火亮起。我再三挽留,想留她晚上一起用餐,木兰连连婉拒:“下一单客户还在等候,容不得半点耽搁。”见她常年奔波辛劳,我心生怜惜,劝她放慢脚步,不必过度操劳。她只是淡淡一笑,语气平和:“早就习惯了这般生活。”

离别之际,木兰执意不收服务费用。我连忙拦下,诚恳说道:“这点酬劳虽微薄,却是你汗水换来的辛苦报酬,不能让你无偿付出,白白辛苦。”

暮色四合,晚风微凉。我目送她步履匆匆,渐渐消失在街巷暮色之中。彼时万家灯火亮起,早已过了晚饭时分,她却依旧步履不停,奔赴下一户人家。我静立门前,久久凝望,心中百感交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